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一

宋史

元蘭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鑾國軍器前軍書省丞相穆國史領經事都摠裁朕後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傳

周人尊祖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蓋推本后稷之所自出以為王跡之所由基也宋之興雖由先世積累然至宣祖功業始大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



爲宗社慮蓋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擁佑兩朝  
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佑之治南渡而后  
若高宗之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  
足以爲百王法程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  
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昭憲垂裕之功  
至是茂矣舊史稱昭憲性嚴毅有禮法易之家人上  
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其是之謂歟作后妃傳

### 宗室傳

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獎之  
功然其衰也榦弱而枝強後世於是矯其失者而

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卽裂土而爵之  
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  
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  
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旣長  
世代浸遠恒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  
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  
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  
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搖磐石  
之固亦可知矣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  
吝於改尤不憚於言涪陵武功真宗卽位尋議追復



改葬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  
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必褒卹而後止是蓋  
歷代之所難得者歟表而出之作宗室傳

狀范質王溥魏仁浦

贊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  
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  
命遂爲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歟質  
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爲相廉慎守法溥刀筆家子  
而好學終始不倦仁浦嘗爲小史而與溥皆以寬厚  
長者著稱豈非絕人之資乎質臨終戒其後勿請謚  
一碑自悔深矣太宗評質惜其欠世宗一死嗚呼春  
秋之法責備賢者質可得免乎

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贊張令鐸羅彥環

王彥昇

論曰石守信而下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  
忠力一日以黃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貴  
以遺其子孫漢光武之於功臣豈過是哉然守信之  
貨殖鉅萬懷德之馳逐敗度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  
至於審琦之政成下蔡重贊之功宣廣陵卓乎可稱  
令鐸身四十餘戰未嘗妄殺可謂勇者之仁矣彥環



於革命之日首挺劔以語范質於宋則未必功在衆先於周則其過不在人后矣王彥昇殺韓通太祖雖不加罪而終身不授節鉞是足垂訓後人矣保吉承衍咸以帝壻致位藩鎮其被驅策著戎功則保吉爲優况推功李繼隆尤爲不伐而有讓然械役名士縱意禽荒累德多矣

韓令坤慕容延釗符彥卿

論曰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內外廓清若天去其疾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以奉朝請雖太祖善御諸臣知機要亦否極而泰之象

也彥卿一門二后累朝襲寵有謀善戰聲振殊俗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歟令坤延釗素與太祖親善平荆湘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與功以啓嫌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王景王晏郭從義李洪信武行德楊承信侯章論曰王景輩微時或至爲盜負薪遭五代之亂奮身戎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滅族王晏郭從義遷怒肆忿誣人以死侯章在藩邸有剝下之名李洪義狂於肺腑之戚而無外凜之志咎孰甚焉斯皆亂世之



習有不能盡去之者武行德守洛邑辯究欺罔民用畏服顧不優於諸人耶

折德辰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孫行友

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勤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奔走僵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威德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折氏據有谷府與李彛興之居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嚮化許以世襲雖不無世卿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爲西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承美繼周分涖種落亦

能世其職者也繼業雖出戕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風方諫行友介遼晉間持兩端以取將相終以首鼠獲咎其諸異端之害歟全照職親禁衛素稱嚴果而昧於弭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趙贊李繼勳藥元

福趙晁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爲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僞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鯨鯢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晁爲將皆忍於殺降晁子延溥能救後至之誅雖父子之



親仁暴相戾有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扈  
彥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郭崇楊廷璋宋偓向拱王彥超張永德王全斌  
康延澤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  
思晦之奏雖魏文不疆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廣何  
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孺宋偓抗章以察重進向  
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  
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  
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

勳伐夙識太祖潛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  
臣之不二心者矣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款至  
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黷貨殺降尋啓禍變太  
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貸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  
地險豫謀屯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殞沒無避咸可  
稱焉

趙會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  
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  
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會可謂



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曾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  
事定之後曾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  
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曾不亟於  
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勲舊自  
伐偃武而脩文慎罰而薄歛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  
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  
爲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  
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傳說告商高宗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曾爲  
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在哲著龜聖模宋之爲治氣象  
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羨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  
德之累而曾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  
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吳廷祚李崇矩王仁瞻楚昭輔李處耘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  
奔居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令名克終斯固可偉  
也吳廷祚策李筠之破如目覩其事誠有將略李崇  
矩秉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孥然交  
鄭伸不知其傾險坐謫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  
繼昌忘父仇以恤伸母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



仁瞻征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矯之行鬱鬱而斃自貽  
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  
母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爲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  
干以私然終以訐直取寡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  
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  
和勲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戚畹之貴秉旄繼世抑  
造物之報畀此而豐彼歟

曹彬潘美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  
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

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  
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  
伐之託劉鋹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義嚴正得奉辭  
伐罪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  
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饗兩家  
子孫皆能樹立享富貴而光獻章懷皆稱賢后非偶  
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爲宋  
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濟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  
遂歷清顯謂爲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讓袁繼忠崔彥進張



廷翰皇甫繼明張瓊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黷貨殺降以致蜀亂惟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斤斤謹厚臨淄攻守之績嶺橋廓清之勞至於瘁事皇甫繼明力疾以護軍行純誠勇節皆足嘉尚張廷翰西征未覩奇效張羨雖稱幹敏而初有自愧之行郭守文敦詩閱禮輕財好施慎保封疆士卒樂用終以勲舊蒙眷聯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臧否異趣何昭昭若是哉

曹翰楊信党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重

進劉廷翰崔翰

論曰自曹翰而下嘗任將帥居節鎮者凡十人其初率由拳勇起家戎行雖不事問學而皆精白一心以立事功始終匹休而無韓彭之禍者由制御保全之有道也楊信以篤實重進以忠朴劉遇以淳謹廷翰以武勇稱故皆終始委遇而不替漢瓊雖木疆使酒米信所爲雖多暴橫党進恂恂類懷姦詐懷忠論遷似昧大體然以征大原平江南戰徐河觀之皆不害其爲驍果也至於好謀善戰輕財好施所至立功則未有優於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與古之良將同日



而語者崔之論奏平燕未免出於率爾而曹之殺降  
卒屠江州則又過於忍者也君子謂功莫優於二子  
而過亦先於二子信矣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思  
讓焦繼勳劉重進表彥祈廷訓張鐸李萬全

論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立  
朝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俛首  
改事且爲盡力焉楊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  
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爲創業之君也歟

李穀咎居潤竇貞固李濤王易簡趙上交張錫

張鑄邊歸謹劉溫叟劉濤邊光範劉載程羽

論曰五季爲國不四三傳輒易姓其臣子視事君猶  
傭者焉主易則他役習以爲常故唐方滅卽北面于  
晉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于周矣君子傷之此雜臣  
傳所繇立也李穀邊歸謹竇貞固李濤輩或在廟堂  
或侍帷幄世主之所寵任社稷之所倚賴而更事異  
姓不能以名節生死倫義廢矣且穀以籌策自名乃  
不能料藝祖有容人之量及受李筠餽遺懼其見殺  
遂以憂死又何繆耶嗚呼魏范粲齊顏見遠宜見褒  
於前史也



張昭竇儀呂餘慶劉熙古石熙載李穆

論曰張昭居五季之末專以典章誤述爲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雖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竇氏弟彘以儒學進並馳時望儀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材將試大用而遽淪亡儼優游文藝脩起禮樂太宗尹京偁實元僚冲淡回翔晚著忠謹若其門族宦業之盛世或以爲陰德之報其亦義方之効也餘慶當太祖居潛歷幙府名亞趙曾李處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爲衆所傾乃能爲之辯釋熙古居大任自處如寒素熙載立朝言無顧避喜薦善人穆以文學孝行見稱於時數賢雖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藹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槩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



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爲程羽賈琰所抑繼爲多遜所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卽此而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藝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爲然哉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爲卿士實爲阿衡實左右商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爲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錢若水蘇易簡郭贄李至辛仲甫王沔溫仲舒



王化基

論曰自昔叅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吏事爲時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贄辨曹彬之誣化基伸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張宏趙昌言陳恕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論曰張宏爲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爲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爲也昌言尚氣敢言恕爲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曾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



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  
初勸李煜勿降旣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  
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屢百端讒毀正直利口之士  
鮮不爲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  
鷲擊舊史稱爲俗吏又奚責焉

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鎔周瑩王繼英王顯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  
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勤謹服勞雖久而  
益脩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  
免於媚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  
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  
學識故莫逃於齷齪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耆德冠  
樞宥而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  
此之謂也

陶穀扈蒙王著王祐楊昭儉魚崇諒張澹高錫

論曰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  
頌宣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爲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  
詞藻以備斯選若穀之才雋著之敏達澹之治迹錫  
之策慮冕之敦質咸有可觀然豫成禪代之詔見薄  
時君終身不獲大用及夫險詖忌前酣營少檢附勢



希榮構讒謀已皆無取焉蒙博洽長厚繼實儀裁定  
儀制惜乎南郊之議請去太祖以宣祖配天爲識者  
所非昭儉抗論跋扈志除驕將而多言歷詆自取惡  
名抑好許爲直者與崇諒奉親篤至反罹間毀終身  
歸養而不復起後蒙旌賁之典則爲善者聳動矣祐  
以百口明符彥卿無他志且言以猜忌殺無辜者享  
國不長因以杜太宗之他疑又却盧多遜之傾趙曾  
以致被黜仁者有後宜乎子且爲宋元臣焉

顏衍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贇邊珣王明許  
仲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不董樞

論曰顏衍振舉風憲不避彊禦劇可久居廷尉之任  
以平允聞趙逢果斷之士而獨尚嚴酷處之要密之  
職則非所宜蘇曉銳意深刻樂致人罪後嗣衰謝厥  
報不誣高防陳逆順以聳臣節體明慎而寃疑獄治  
迹清操沒而彌章若其自誣以抹人之死古人何加  
焉馮贇省關市之可賦設方略以擊賊功若可稱而  
巧宦任數竟致傾敗理固然矣邊珣王明許仲宣楊  
克讓當官效用以清幹稱然仲宣寬簡持重造次不  
撓蓋人之難能者王明累參戎事預立戰功至若開  
諭元福止其暴誅此赴蹈之仁也段思恭遏亂兵擊



群寇便宜從事以著奇績斯亦可矣然不能動遵規  
矩速訟左降者再馬侯陟吏才適用患在伎刻李符  
博通時務乃事深文以致投荒自弊遂爲口實魏丕  
久典工効以濟戒用至於平反寃盜之獄抹楊承信  
之誣善尤可稱董樞論平吳伐蜀及取廣南咸克舉  
之且多戰功而以貪墨取敗惜哉

馬令琮杜漢徽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張  
勳石曠張蔚英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郭廷  
謂趙延進輔超

論曰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無不以恩信結之既  
以安其反側亦藉其威力以鎮撫四方故一時諸將  
吳虔裕蔡審廷之徒數從征討咸有勞績焉若馬令  
琮守河內儲兵食以迎王師解暉擊湖南冒鋒鏑以  
禽敵將此忠蓋驍果尤可稱者漢徽之疾危辭藥藏  
英之爲親復讎亦皆一節之美惟張勳嗜殺晉卿冒  
貨雖立威著勤所不取也

### 楊業荆罕儒曹光實張暉司超

論曰昔許子卒於師葬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  
節而儆官守也業罕儒光實咸當捍城之寄臨戎力  
戰歿于敵境雖罕儒恃勇不戒光實其賊遷之言失



在輕敵然其忘軀徇節誠可嘉也業本太原驍將感太宗寵遇思有以報常勝之家千慮一失然其素得士心部卒不忍離去從之以歿則忠義之風槩可見矣嗣興延昭並克紹勲伐延昭久居邊閫總戎訓士威名方略聞于敵人於嗣爲優暉於危時則有陷陣之功平日則獻息戎之諫超頻戰以清淮海其忠誠勇果率有可尚者焉

李進卿楊美何繼筠李漢超郭進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賀惟忠馬仁瑀

論曰宋初交廣劔南太原各稱大號荆湖江表止之貢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領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勲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資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飲食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



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若李進卿楊美亦專師西征而美居北海以樂易結民心誠德爲政之本延握承矩守恩允正皆紹先業以勲名著承矩議屯田贊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功於斯爲盛焉

王贊張保續趙玘盧懷忠王繼勳丁德裕張延通梁廻史珪田欽祚侯贊王文寶翟守素王侁  
劉審瓊

論曰王贊奮迹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姦列郡不畏強禦保續單車出使不辱君命懷忠識荆渚之將危繼勳知番禺之可取侯贊久治邊郡文寶數護屯兵斯各一時之效也德裕梁廻欽祚王侁皆練習戎旅頗著勲勞然卒疆戾而乏溫克以逮於戾斯乃名哲之所戒玘以剛儉蒙悔吝珪以發撻肆威福其不逞者歟守素不事躁競審瓊克享期願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此文謂也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尤達常思德尹繼倫薛超郭密田仁朗劉謙



論曰宋初諸將率奮自草野出身戎行雖盜賊無賴亦廁其間與屠狗販繒者何以異哉及見於用皆能卓卓自樹由御之得其道也劉福御下有方略所至著績受祿雖厚而不爲燕安之謀可謂國爾忘家者矣守忠練達邊事裨身謙慎弭卒校之變於談笑之頃非善於行權者不能也仁朗沈毅有謀累從征討綏州之後不惟無功而反坐逗撓豈其計之不善哉特爲讒邪所構爾自餘諸子皆積戰功以取通侯若延美之開門示敵思德之翼衛王帥繼倫之襲擊契丹薛超之暴創赴戰元達之請赦亡命郭密之訓撫士卒斯皆忠義仁勇有足稱者罕瑄思讓若斌若謙雖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職能寡過者也守正素練戎旅累任邊要而矜勞肆忿視於勞謙之君子能無愧乎

劉保勳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瑄袁廓樊知古  
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憲王  
賓安忠

論曰太宗居潛左右必求忠厚彊幹之士及卽位脩舊邸之功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憲王賓安忠六人者咸備任使又皆畀以兵食之重寄而各振舉其職



馬有足稱者矣然平不脩舊怨庶幾進於士夫之度  
從信所進邪佞以術蠱惑上心猶不免於近侍之常  
態歟

張鑑姚坦索相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與  
劉綜卞袞許驥裴莊牛冕欒崇古袁逢吉韓國  
華何蒙慎知禮

論曰八政之首食貨以國家之經費不可一日而無  
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則存乎其人焉爾張鑑  
將命西蜀處置得宜庶乎可與行權者也子輿裁損  
經制索湘議罷鬻茶許驥謹守儒行知禮篤信經學

■華不辱君命皆有足稱者焉太初自謂達性命之  
蘊而卒流於釋老之歸文寶久任邊郡而不免以生  
事叢紕劉綜著勞朔易而短於經術從吉勤於公務  
而疎於訓子固未得爲盡善也自餘諸子之翰虧潔  
白之操卞袞乏仁恕之道冕之棄其城守坦之疎於  
輔導則君子所不予也

馬全義雷德驥王超

論曰全義德驥遇知太祖太宗超復翊戴真宗宜致  
崇顯然董董無踰人者而各有子勒勳於國籍若知  
節生將家喜讀書立朝爭事以剛正稱天下其邦之



司直歟有終起進士明幹知兵平蜀拒賊振聲鄰敵  
可謂肇敏戎公矣至於精神折衝名聞四夷矯矯虎  
臣則德用其有焉

王繼忠傳潛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興  
許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仁美  
論曰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  
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  
潛爲三路帥握兵八萬餘大敵在前逗撓畏縮致康  
保裔以無援戰沒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興均  
輩或由藩邸進或自行伍起一時際會出則書勲轅

門入則拱扈巖陛求其如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白  
守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論曰紹斌從征討凡踰百戰未嘗以爲憚屢被廢斥  
未嘗以爲慊太祖宥盜馬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  
能致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瓊折州卒足以釋  
妖惑王杲辭贖于夏思鈞拔身自歸當斬而貸琪以  
鄙稱守俊興輩以勇得備給使守素久練邊計人頗  
畏伏重誨雖將略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  
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



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勢顧其大節何如耳若榮也薄其所生大節虧矣屢以罪黜宜哉

### 呂端畢士安寇準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爲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謀重賄要其父盟由是西夏失

守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爲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 李沆王旦向敏中

論曰宋至真宗之世號爲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爲



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  
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  
旦邊患旣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僊祠禱  
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  
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  
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言馴至焚擾世稱沆爲聖相  
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謬  
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挾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  
之役請于真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荅之曰  
立太子契丹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

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  
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中耻受贓物之賜以  
遠其汙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堅拒皇甫侃之書  
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愠不形亦可謂有宰相之風  
焉

### 王欽若丁謂夏竦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爲姦邪真宗時海內  
又安文治洽和群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  
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  
竦陰謀猜阻鈎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



得患失也欽若以賊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陳堯佐宋庠

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於陳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爲侍從課布帛脩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爲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陳執忠劉沆馮拯賈昌朝梁適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爲宰相執忠建儲一言適契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用事馮拯議論多迎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阿私梁適曉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忠不受私謁沆臨事強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焉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後袞冕爲非禮齊從容一言絕



女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爲時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羣臣立家廟以復古禮皆知爲政之本焉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陳彭年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憂協其兆而忠言善政一無所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代蓋有取焉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於李沆同命雖去沆遠甚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爲政可稱所至立徹淫祀亦人之所難至於剛愎少文謀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

也矣李昌齡累更劇任遂階大用黨邪徇貨遂貽終身之玷良可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矜戰可謂才辨之臣矣其孫君錫於元祐及正論格蔡確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箴詳練儀制若可嘉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志爵祿甘爲小人之歸豈不重可嘆也哉

任中正周起程琳姜遵范雍趙稹任布高若訥  
孫沔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



卷之三十一  
黨遵稹檢邪汚頗知兵而以汚敗琳有才器能斷大事然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敗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殆亦未足與議也

### 高瓊范廷召葛霸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八能手刃父讐瓊將磔于市幸以逃免葛霸善擊刺馬射給事藩邸皆非素習韜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迭居節鎮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頗自用謀議不及參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巽懦

而能謹直自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討所至有功皆不害其爲驍果也廷召諸子珪爲最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若繼宣繼勳之將業則過其父遠甚此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歟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逵同日而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器識之不足也歟

### 曹利用張耆楊崇勳夏守恩狄青郭逵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驚卒遭時致位者雖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逵兩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



崑崙一舉頗著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達料葛  
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十一時最爲知兵雖南征無功  
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戢明鎬王  
堯臣孫抃田况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矣  
李諮程戡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搖乍行乍  
止卒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智謀抑  
所遇之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度孫抃世  
推其德性淳易而盛度每爲寮友猜憚心迹固何如

也戢明偉宏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議論鏗鏗正誼而  
不謀利其最優乎鎬堅正寡合馭軍嚴臨專果其安  
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  
况有文武才略言事精暢然欲懲兵驕迺降卒弗  
忌陰禍惜哉

田錫王禹偁張詠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  
節蔚爲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  
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爲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  
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



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  
被獎與如此然皆骯髒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  
云

掌禹錫蘇紳王洙胥偃柳植聶冠卿馮元趙師  
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  
醇儒碩學在仁宗時並繇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  
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歛晦晚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  
俱待經幄考求其說亡過人者夫博習脩潔之士潛  
德隱行不聞于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

命哉

尹洙孫甫謝絳葉清臣楊察

論曰尹洙崎嶇兵間亦可論天下之事孫甫馳騁言  
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絳文詞議論尤爲儒林所宗  
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後清臣察繇進士高  
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謇謇無所附麗爲一時名  
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圖報稱哉  
韓丕師頴張茂直梁顥楊徽之呂文仲王著呂  
祐之潘慎脩杜鎬查道

論曰丕之清介頴之和預顥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



領詞職固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慎脩之醞藉  
該貫柱鎬之博聞強識查道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  
啓沃尤多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  
徽之深疾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嘗謂  
仲舒冠準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  
薄君子以爲名言云

孔道輔鞠詠劉隨曹脩古郭勸段少連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當天聖明  
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後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  
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

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脩古迭爲諫官御史  
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  
不更其守及帝旣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  
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  
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彭乘嵇穎梅摯司馬池李及燕肅蔣堂劉夔馬  
亮陳希亮

論曰乘雅恬退穎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摯淳靜而  
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夔清脩自守  
蓋侍從之選也希亮爲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



饒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狄裴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李垂  
張洞李仕衡李溥胡訓薛顏許元鍾離瑾孫冲  
崔嶧田瑜施昌言

論曰狄裴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以  
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爲名臣終鮮大過考其  
行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  
言正論爲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  
而下十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  
耻之

楊偕王汾杜杞楊畋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素  
李虛已張傳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爲能吏太  
素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已獻卿立朝雖微  
卓犖大節及爲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  
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歎抑又可尚哉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寇瑊楊日嚴李行簡章  
頻陳琰李宥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稹趙賀高覲  
袁抗徐起張旨齊廓鄭驤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爲政愛民謙已利物



有古道焉若旨浚潁河覲罷採金抗論互市起賑窮  
戢暴驤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  
齊廓兄弟棄親以狗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呂景初吳及范師道李  
絢何中立沈邈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  
繇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  
闡宦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  
位通顯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張昱之魏瓘滕宗諒李防趙湘唐肅張述黃震

胡順之陳貫范祥田京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  
噤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  
忠且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擊強宗爲衆  
人所不敢爲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一時雋士  
妖盜竊發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  
其勇蓋可壯也

周渭梁鼎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曹穎叔劉  
元瑜楊告趙及劉湜王彬仲簡

論曰宋一海內文治日起楊億首以辭章擅天下爲



時所宗蓋其清忠鯁亮之氣未卒大施悉發於言宜乎雄偉而浩博也劉筠後出能與齊名氣象似爾至於文體之今古時習使然遑暇議是哉晁迥寬易與物無忤父子先後典書命稱爲名臣薛映學藝吏術俱優而挾忿以快人之私君子病之

謝泌孫何朱台符戚綸張去華樂黃目柴成務論曰泌述唐漢之治台符陳商周之鑒歷布腹心奏議反覆論當世事盡言無隱何建五議論據十事皆切於輔治何勤接士類綸樂於薦士皆足以儀表當世者也去華頗尚氣節而能作成後進黃目屬辭淹緩而著述浩瀚成務寡清白之操而專對不辱俱有足稱者焉

喬惟岳張雍董儼魏廷式盧琰宋搏凌策楊單  
陳世卿李若拙陳知微

論曰惟岳明習吏事才足以治劇而能曲全法掾其仁恕藹然雍雖素稱鄙吝而勤恪清幹觀其悍守亦可見矣儼務進瀆貨廷式傾險忌刻自不容於清議若琰搏經制漕運有方策之處事精詳治迹昭著單之律身廉潔兼勤吏事世卿之安遠若拙之專對皆爲時論所許繹以謹愿克世其家知微敦實有材幹



卷之三十一  
不辱其職亦可尚也至若王陟以謹幹稱而取士以  
謗致汗惜哉

上官正盧斌周審玉裴濟李繼宣張旦張煦張  
佶

論曰李順叛蜀攻陷郡邑正扞劍門斌守梓潼其績  
最多契丹入寇審玉繼宣拔陷將於重圍之中固有  
餘勇佶煦宣力西南勤幹威惠亦皆可取濟旦以孤  
城扞強寇援絕戰死一代死事之表表者其可泯諸  
王延德常延信程德玄王延德魏震張質楊允  
恭秦義謝德權闡日新靳懷德

論曰世乏全材則各錄其所長而用焉亦皆可以集  
事功允恭有心計好言事是時摘山煮海方舟之漕  
規制未備故因其建白而從之利甚博焉義亦精心  
敏職士大夫許其醞藉德權清廉強伎矯名好威然  
其斥謝泌以大臣非可受辱識堂陛之分長者之言  
哉延德而下遘會進陟迭居事任其指使治迹各有  
可取者焉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  
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



之患廸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靳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槩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呂夷簡張士遜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韓琦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升之自爲言官卽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爲異同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能正揀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休息克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



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輕而陰忌正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富弼文彥博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比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之末共定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老儉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范仲淹純仁

論曰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掾蔡



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韓億韓絳韓維韓績

論曰王侁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鞠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擴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績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

論曰拯爲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四臣面諍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拂誠盛德之主哉岷世孝淑問難進義問強敏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邵亢馮京錢惟演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馬邵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頰王授室公主下



嫁請用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  
預脩唐書而能力辭以爲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  
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  
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  
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儁明逸以傾險金爲  
時論所憾云

張方平王拱辰張昇趙槩胡宿

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  
之奧攷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爲良執政宗愈仍居右  
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  
之議蓋以趣种朴於死斬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  
氏之世大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

歐陽脩劉敞曾鞏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  
竦謚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  
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袁盎所笑此豈事君  
爲容悅者哉敞雖疎雋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  
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  
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  
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



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蔡襄呂溱王素余靖彭思永張存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爲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爲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爲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呂溱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

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脩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奏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豐稷呂誨劉述劉琦錢顛鄭俠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顛窮厄至死皆克然無悔身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何剡吳中復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楊  
繪劉庠朱京

論曰何剡吳中復皆良御史也剡出夏竦阻王守忠  
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耻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  
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脩繪請惜老成庠不附  
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爲令而興孔子廟孟陽  
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  
可議者京持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蔚昭敏高化周美關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  
范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蓋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  
州取軍中積材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冤獄脫人於死  
蓋武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部城堡若未嘗  
擇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  
爲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闔守忠慕郭進爲人而  
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  
馬懷德范恪皆經略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  
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  
疆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  
此邪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技用兵以來人以爲無



如珣者籠竿一戰西人奔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滬於死英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懷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珣亦力戰而沒惜哉安俊向寶無多戰功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較之諸人未可同日語也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允則張亢劉文質趙鎡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政終以罪廢張孜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悞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軍且脫人於死仕雖偃蹇聲名俱章章矣渙以小官能抗疏母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

容退師滬之才略其最優者歟趙鎡有吏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施方略不動聲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亢起儒生曉韜略琉璃堡兔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以治跡著稱其視亢蓋所謂難爲兄難爲弟者歟

劉平任福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衄者三夫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不戰以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



士者哉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岳張君平史方盧  
鑑李渭王果郭諮田敏侍其曙康德輿張昭遠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略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  
者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  
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辨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  
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略一失機會  
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輿閉門以棄其民昭遠計權  
場所入焉知聖人懷柔之意哉

王安石王安禮王安國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  
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爲政有足  
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其用云

李清臣安燾張璪蒲宗孟黃履蔡珽王韶薛向  
張棗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  
平靈夏而蔡挺王韶輩起諸生委褒衣樹勳戎  
馬間世非無材顧上所趣尚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  
兵韶之策敵棗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蔣向雖無三子  
勞而董漕邊饑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



善也若厚之降隴撥瞎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釁北代迺悖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宋以左道殺經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常秩鄧綰李定館賈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陶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已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爲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足道哉王陶始爲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爲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讎欲自取重位

其忘姜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陷祖無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耻並喪雖明曉吏事何足取焉

任顯李參郭申錫傳求張景憲竇卞張瓌孫瑜

許遵盧士宗錢象先韓琦杜純杜常謝麟王宗

望王吉甫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能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爲刑官論法平恕宜哉琦



吏事絕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紘議獄必傳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埽麟定徃獠宗望弭萬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稱云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構張詵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辨稱雖均爲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爲國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詵遂拓瀘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追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綏遠民折鄰使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邁沈括李大臨呂夏卿祖無擇

論曰沈邁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謀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卽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陳師孟張問陳舜俞苗時中韓贄楚建中張頡盧革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問守遠郡尚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師孟活饑羸興水利擿姦誅惡所歷可稱建使契丹正主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家之變贄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卻敵辭嚴氣正尤爲奇偉頡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

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滕元發李師中陸詵趙卨孫路游師雄穆衍

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論靡有定相爲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謀謨蓋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豫識安石於鄞令以爲目肖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誨矣詵能鎮撫西夏又能靖交趾之難誠有禦邊之才其子師閔爲時寵利無足取者趙卨狃於西陲之勝取敗南裔後獲鬼名庶足自贖朝臣



議棄河湟孫路以一言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驗其能然右王愍而困王瞻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之禽鬼章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爲雋偉衍爲政得民心旣去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是如夫

楊佐李兌沈立張揆張燾俞允劉瑾閻詢葛官  
戮其性立擅水衡之政爲時所稱允居官論諫無所  
齷私先克承之揆之孝燾之智瑾之苛嚴詢之辭令  
皆著一時自致顯官俞允制軍禁暴足爲能臣而希  
時相之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旣乎

葛氏自官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張田榮謹李載姚渙朱景李琮朱壽隆盧士宏  
單煦楊仲元余良泚潘夙

論曰張田免禁兵毒於瘴癘士宏考圭田出於實輸  
衆景父子謹載煦渙士宏壽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  
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於折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  
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若琮也雖長於吏治而  
所至培克君子奚取焉

徐禧高永能沈起劉燾

論曰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



自焚者永樂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禧稷永能之死宜矣起執議益堅妄意輕舉雖貶官莫贖其責莫不能行所學而規規然蹈前車之轍以濟其過烏得無罪

熊本蕭注陶弼林廣

論曰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焉有爲積財練兵志在刷耻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呂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塚殺降君子疵之

种世衡

論曰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靈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禍全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中欲出其背以揜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爲怯緩逼撓動失機會遂至大衄而國隨以敗惜哉

司馬光呂公著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



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國事爲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 范鎮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而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脩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 蘇軾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



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  
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  
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  
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  
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  
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  
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  
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  
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  
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  
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  
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 蘇轍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脩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  
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杞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  
王廣兼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得安  
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  
黨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爲軾第可謂難矣元祐秉政  
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  
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



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  
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  
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呂大防劉摯蘇頌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母  
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  
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爲萬世  
矜式摯止邪之辨甚嚴終以正道愠於群小遂與大  
防並死於貶士論寃之頌獨巋然高年未嘗爲姦邪  
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  
事犯顏辨其情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  
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  
非所爲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



